

# 高记忆

## 曾和老师同考场

□张晓峰

老师和学生坐在同一个考场内，在决定前途和命运的高考中比拼，如今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，但在“文革”结束后刚恢复高考的几年里，这样的事屡见不鲜。

1978年，我18岁，是高中应届毕业生。我出生和生活在黄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子里，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。我们村在黄河滩区，庄稼只能收一季麦子，秋庄稼十年有九年会被水淹没。父母对我寄予厚望，希望我凭借高考跳出农门。我也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考上大学，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
教我们语文的许老师是个民办教师，那年30岁，已经结婚，还有了两个孩子。听说以后大龄青年就不让参加高考了，所以许老师想趁着这届赶上末班车。可是他偏科严重，除了语文和政治，其他科目都不行，特别是数学，简直是一窍不通。所以，在我们的教室里，就出现了这样一幕：语文课，许老师站在讲台上，是我们的老师；数学课，他和我们坐在一起，成了我们的同学。许老师完全没了老师的架子，经常“不耻下问”，向我们请教数学问题。的确，这次高考对他来说更加重要，因为这是他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高考了。如果这次考不上大学，他有可能就要离开学校去另谋生路了，因为当时民办老师待遇很低，一个月只有几块钱。

高考终于到了，那年是在7月20日至22日。我和许老师正好分在同一个考场，而且座位相距不远，我在他的左前方。我们文科生第一天考的是政治和历史，这相对来说容易些，可从许老师的面部表情来看，他考得并不好。也难怪，他家里家外事情多，记忆力也比不上我们这些应届生。

最让人头疼的是第二天的数学考试。在以前的摸底考试中，我最好的成绩是刚及格，而许老师只有可怜的二十来分。所幸这次考试题目并不太难，我还是有把握及格的。我听见身后的许老师一直在挠头，这是他遇到难题时的标志性动作。挠头的声音在平常上课的教室里丝毫不起注意，可在这肃静的考场中就好像被无限放大了。我很想帮帮他，但考场纪律和我对自己的要求实在不允许。

过了一会儿，许老师的凳子又开始响起来。这回，他受到了监考老师的警告。之后，许老师再没发出过什么声响。我却感觉许老师的目光像两盏高度数的白炽灯在烤我的背，仿佛要把我烤化了一样。本来天就很热，我又受着许老师的“炙烤”，汗水很快打湿了衣服。我实在受不了这双重折磨，提前就把卷子交了。这背后的目光，也许是我的错觉，但我没有敢求证，没有敢看许老师，此后好长时间内也一直躲着他。

分数出来，我如愿考取了省内的师范大学，毕业后当了一名老师。许老师并没有离开学校，后来通过考试，转正成了公办老师。得知此消息，我的愧疚感才算是略微减轻了一些。

(本文作者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现任教于乡村中学)



## 拉着板车去高考

□徐龙宽

每年的高考，似乎总与雨水有着不解之缘，雨常常下个不停，而等到考试结束，天空又迅速放晴，炽热的阳光烘烤大地，仿佛要把人都给晒化。阴天自有其益处，天气凉爽宜人，能让考生们免受燥热之苦，不至于出现中暑之类的状况。然而，对于当年我们岔河联中的学子们来说，那场大雨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。那时候，我们村子里还没有硬化的土路，干旱时尘土飞扬，如走沙漠；下雨后泥泞不堪，堪比湿地。

高考的前一天，学校放了一天假，让我们做好准备，除了要携带书本、文具外，还得带上蚊帐、被子、碗筷等生活用品，因为高考这三天，考生们都要住在考场所在学校——位于15公里外的另一所学校。

六月的天说变就变，早上还是晴朗的好天气，当所有学生推着自行车到学校集合时，天空仿佛被谁猛戳了一竿子，哗啦啦的大雨如瀑布般倾泻而下……从学校到考点，是一条长长的土路，一旦下了雨，这条路根本无法行走，更别提骑自行车了，走不了几步，黄乎乎、黏糊糊的泥巴便粘满了轮胎。班主任见状，只能临时改变策略，换成木板车，将所有同学的行李和书包都放置在上面，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地罩住。男同学负责拉车，女同学在后面推。就这样，一辆承载着考生们希望的板车在大雨中艰难地前行。

我们在雨中穿行，全然没有因为倾盆的大雨和泥泞的道路而感到沮丧，反而像打了鸡血一般亢奋，一边高呼着口号，一边

奋力拉着木板车向前。一路泥泞，一路欢歌笑语，在其他人看来，这也许是一场磨难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却仿佛是一次出征。

正在行进中，忽然女同学马玉兰摔倒了，跌坐在泥水里，捂着脚，不停地呻吟。班主任查看后说，她的脚扭了，让她坐到板车上吧，等到前面村子找医生帮她复一下位。同学们面面相觑，此时的板车上早已堆积如山，哪里还有能让人坐的空间？

“徐龙宽，你是班长，你负责背马玉兰。”班主任大声吩咐道。

“我……”我满脸通红，不知所措。处于花季的我们情窦初开，本来就有同学传言说我和马玉兰谈恋爱，这次班主任指定由我背着她去考试，传出去，岂不成更多人的谈资？我正犹豫之际，班主任一把拉过我，“你是班长，属你个子最高，你先背。”

同学们挤眉弄眼，像看耍猴一样看我背着女同学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大雨中……

“大家伙使劲拉啊——嗨呀哈！”

“谁偷懒是狗熊啊——嗨呀哈！”

同学们一边喊着自编的口号，一边哈哈大笑，将板车拉得车轮飞转……这欢快的口号，对我来说，更像是场恶作剧的调侃。

大雨滂沱，车轮飞转。经过这次风雨的洗礼，我们的人生驶入更为广阔的航道。远方，等待我们的是各不同的人生道路。而这独特的高考之路，成为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 难忘县一中的高考餐

□周国利

每年高考季，我都会想起当年乡下学校艰苦的生活、三十多年前拼一把的高考，特别是高考期间吃到的丰盛饭菜，记忆犹新，宛如昨日。

1983年7月6日，我们那批高三学生由学校提前一天用大卡车拉到县城一中，集中参加第二天的高考。记忆里，全校没有一个家长陪伴或为我们送行。县城一中的宿舍有限，外来的考生只能全部打地铺，三十多人睡在一间空出来的教室里。天气炎热，房间天花板上有两台吊扇一夜都呼呼啦啦地转动着。可能是大家的心思都在高考上，没人觉得有多拥挤、多热，各自安安静静地坐在地铺上，临阵磨枪看书到半夜才睡。

三天时间，大家全力以赴争取发挥出最高水平，感觉那年遇到的题目也都算正常，没听说有考生因考题太偏而沮丧得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的。最令我难忘和欣慰的是，县一中食堂那三天的伙食非常丰富可口，每个同学都能免费吃得饱饱的。那时，在我们三年住校生活中，都是自己带面粉到学校食堂，兑换成饭票，每星期只有1元钱的菜金，中午吃炸酱面时才舍得花1毛

钱，早饭、晚饭都是吃自己带的烧饼和酱菜，喝一碗3分钱的稀粥，食堂里5分钱的炒菜都舍不得买。正是十七八岁长身体的时候，这样缺肉少油的饭菜哪里吃得饱？饥肠辘辘已成为我们的常态。而县一中的高考餐，顿顿都有肉、蛋、蔬菜，馒头、大米饭管够，这甚至让我心里萌生出考不好都对不起这么好的高考餐的想法。

我们这批60后，经历了“文革”，半工半读上完初中，读高中时赶上恢复高考。乡下学校师资力量很有限，我们紧赶慢赶学完了高中教材，明显感觉成绩远远落后于县城的学生，高考结果也基本在意料之中。结果是大多数同学落榜，我们寥寥几个尖子生勉强考入大专、中专，已经欣喜若狂了。惊喜之余，我想，如果没有那三天丰富的高考餐安慰了我的肠胃和精神，也许我还考不出这样的成绩，上不了大专。

凡参加过高考的人，心里都有一个高考情结，或欣慰，或失落，或遗憾，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，也解不开。而我的高考则是于生活艰难中勉勉强强赶上一趟末班车，开启了一段人生的新历程。

(本文作者供职于晋南热电)

## 父亲的纸条

□刘希

读高中时，我读的是寄宿学校，每个周末，学校允许家长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。挂念我们的家长，都会利用这难得的一小时，给我们送来衣物、零食。在繁重的课业之余，与父母做短暂交流，感受到父母的疼爱与期待，这是我们枯燥而紧张的高中生活里最美的期待。

母亲身体不好，来学校探望我就成了父亲的专利。父亲对这事很上心，每次都掐准探访的时间，一分钟都没有浪费，他总是最早来、最后走。连我们班主任老师都说，我父亲像是掐着表来的。从50公里外的乡下赶来城里，父亲也不觉得累，他总是笑容满面。一看父亲，我的心里就踏实了。

父亲总会帮我带来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，但我更期待的是父亲带给我辣条之类的零食。母亲对我管教严格，这类被她称为垃圾食品的食物，是绝对不允许吃的，但那会儿只要我跟父亲说一声，下次他必定会带一大包给我。这件事，成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小秘密。父亲也会用他为数不多的零花钱，给我买新衣服和鞋子，每每放月假回家，被母亲发现时，父亲总会笑呵呵地解释：“女孩子嘛，就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人一穿漂亮了，心情就会好，心情一好，读书肯定就用功了。”

让我感到暖心的是，父亲每次都会在物品里放一张纸条，等我回宿舍再看。是那种很普通的信纸，上面工工整整写着父亲的嘱咐，字虽然不多，也没有亲切的称呼，却满满的都是他的爱与关怀。有时候他写：“每天都要多吃一点哦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学习。”“天气越来越冷了，不要嫌穿太多衣服显胖不好看，要穿暖点儿。”有时候他写：“加油，我家丫头一直都是最棒的。”

我知道父母特别希望我能考上重点大学，因此有段时间心理压力特别大。一次，父亲看到我郁郁寡欢的样子，问我怎么了，我没有吭声。后来的周末，收到父亲的纸条：“只要你足够努力了，考不考得上重点大学都不是事儿。读一个普通的学校，毕业了要是找不到工作，你就回家，爸妈也能养活你。”看到这段话，我内心“咯噔”了一下，压力瞬间就消散了。

高三毕业的时候，我把父亲的纸条装订成册，没想到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，我把这本册子珍藏在皮箱里。这本册子，不仅见证了我难忘的高中时光，更是父爱最好的见证。

(本文作者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《遇见孩子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》)